

大木
著

采风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大木
著

采风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采风/大 木 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43-3942-3

I.国… II.大…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57079号

采 风

-
- | | |
|-------|--------------------------|
| 作 者: | 大 木 |
| 责任编辑: | 刘耀钊 |
| 装帧设计: | 李贵芳 |
| 出版发行: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复外大街2号 (邮政编码 100866) |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图文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字 数: | 300千 |
| 印 张: | 13印张 |
| 版 次: | 2004年6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043-3942-3/I·532 |
| 定 价: | 23.80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文学记载着时代的脉搏

(代前言)



时代创造文学，文学记载着时代的脉搏。中国文学史记载着悠悠华夏几千年的文学历史，给我们炎黄子孙留下了光辉灿烂的诗篇，也留下了每一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多阵痛的转型社会，不容分说地迈着它匆忙的步履向人们走来。打开国门，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商品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的产生，不仅作家观察社会的角度更加广阔、深刻，繁复多姿的社会人生景象，更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现实素材。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代社会各个阶层，从中央机关到小小乡镇，从高等学府到农村小学，从高级领导干部到普通老百姓，从高级宴会到普通饭桌，

以至公共汽车上、办公室里、工厂车间、街头巷尾、田埂河边……几乎处处都流传着各种民谣，它伴随着时代的步伐走进人民群众中。

民谣在我国源远流长，古代有不少辑录顺口溜的书籍，如明代杨慎的《古今谣》、清代杜文澜的《古谣谚》等。

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映，民谣的流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综观我国历史，当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相对开放，经济相对发展时期，民谣往往特别流行。20世纪90年代，我国又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方面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相对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相对改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人们有更多的言志抒情的自由和逸情。另一方面是改革尚未完成，新旧体制并行，磨擦、冲突，与此相适应，旧的规范在不断解体，新的规范正在建立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社会还不能把许多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现象纳入适当的规范，对一些钻体制空子的失范行为也难以有效制止。人民群众对改革充满希冀和热望的同时，又夹杂着种种困惑、迷茫和焦虑，以至激愤。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自发地创作出众多的民谣，对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抨击、嘲讽。

正因为这些民谣为群众喜闻乐见，所以无论是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茶楼酒肆，久议不衰。群众以此来抒情言志、褒贬世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通过这些顺口溜来表达爱与憎。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的文学形式。作者选择了城市一家晚报社和一个茶馆作为小说的背景，把流传民间的大量民谣和诗词，通过不同人物的口中反映出来。这不仅让民谣系统地进入文学殿堂，也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此书成稿后，经历几载，才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其中的艰难曲折可想而知。正因为大部分民谣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对不合理现象的抨击，难免要激怒一些人，甚至有可能被扣帽子、打棍子。作者当然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些，然而作者还是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眼光，真挚的感情，深刻的内涵，冷峻的文笔，写出这样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长篇小说，以至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部作品情有独钟！

小说的开篇，写了茶馆老茶客侍事通说出民谣“十等公民”，从而揭开了小说的全篇宏旨。读者不仅想知道故事的发展，更迫切想知道侍事通肚子里还有哪些更加精彩的民谣。小说紧接着交待了茶馆老板陈大福的妻子，晚报会计乐山章，很自然地带出了晚报一班人，为故事的发展，为民谣的生存和命运，给读者提出了一个大的疑问，也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故事虽然写的是乐山章和上官两个女人的婚外恋情，但文章始终围绕当前社会腐败现象这条主线，把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民谣、诗词逐步通过不同人物的口中反映出来。当然这本书不仅仅是为写民谣而写民谣。是在向人们讲述一件真实的故事。无论是乐山章巧遇高中同学秦少健，还是由于秦少健而使乐山章结识了处长冉一宁，以至冉、乐二人很快坠入婚外情网；常务副市长米子敬在市人代会之前，即将被选为市长，但却因为在公园里和上官搞男女关系而“东窗事发”。然而作者却没有把这样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写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让他在和省委书记谈话时，主动要求去边疆挂职，改造、锻炼自己。而歌颂了另一个年青的市长凌

云。这一系列情节的发展,作品逐步把笔触伸向更深层。比如几次宴请,在宴席说笑当中轻松自如地道出了一些民谣。以至唤起了晚报两个主编的灵感,产生在晚报开辟专栏,刊登民谣的动意。这就顺理成章地把矛盾推向复杂而关键的位置。随着故事的发展,人物不断出场,民谣也就自然地反映出来了。

二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产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上世纪 90 年代,受商品大潮的影响,文学现象比较混乱,一些作品太浮躁,有些作品瞄准金钱,以至读者也浮躁不安。真正的文学作品反而难以问世,原因是“卖不动”!甚至不少搞文学的人纷纷“下海”。不得不为自己找一条生存的活路。作者之所以把笔触伸向当代社会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热门话题,其中的内涵读者自然会明白的。社会上已经出现过当代民谣集,但是它和长篇小说形式相比,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

文学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数有识之士曾强调,中国的人文科学已经落后世界太远,也许我们需要一次新的“新文化运动”,尽管近 20 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一样,较过去千百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巨大变化。本书正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文化也必然是迅猛异常的关键时刻而产生的。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而不是落后。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经济发展了,文化也必然随着各种渠道而流通,文化的步伐是伴随着时代的脚步而到来的。就像书中的民谣,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某些社会现象有感而发的口头创作。它虽然没有作者姓名,也没有地方发表,却能在街头巷尾广为流传。由于它针对

性强，讽刺辛辣，幽默俏皮，往往是民众某种情绪的反映或某种愤怒的宣泄，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应该说它是一定时代文化的产物，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三

本书把 200 多首民谣、诗词巧妙地融入这部 30 余万字的文艺作品中。把晚报社和茶馆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场所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本意并非为写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迭起，让这些幽默俏皮，甚至铿锵大胆的民谣在不同场合，通过各种层次人物口中反映出来。比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匡乔龙，从农村归来，到副市长米子敬家聊天，在这种轻松自如的环境当中说出在农村听到群众中流传的民谣；秦少健春节前开车送礼，驾驶员触景生情，说出《送礼》诗；冉一宁随省委工作组下乡调研，听到县委书记贾亿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人民群众对这样的领导干部深恶痛绝，以至女教师柳叶写了“早韭晚菘营养兼，何须凤髓与龙肝。两万一桌豪门宴，能缴多少书费钱？”还有群众欢庆县委书记贾亿下台写了“大厅比比竟擎杯，忍对公财尽化灰。若有廉泉能酿酒，烦君连醉一千回”这样具有一定层次的诗，从而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层次。书中有普通群众中流传的打油诗，也有《华宴行》、《千亿谣》这样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诗词。最后一章，作者把读者带到茶馆里，又让侍事通为茶客们念了《千亿谣》、《行香子·酒宴》和《华宴行》这三首长诗词，既道出了“酒流肉腐腾腥气，一年吃喝耗公帑，高高竟达一千亿”！“掏公家款，淘自家唇，吮工人血，农人汗，党人魂”！但最后还是大声疾呼“安得巨臂挽天河，引来汹浪涤污秽。民风淳朴官清廉，华夏共乐羲皇世”。

本书虽然写了不少普通群众的生活，但同样刻画了一批生存于官场权力中心或边缘地带的大小官员。也许是因为我太熟悉官场上的人了吧！当今有了一种怪现象，官场上的一些官员，总喜欢戴着假面具，把自己伪装起来。台上高喊反腐倡廉，背地里早已腐败得发出烂臭味！老百姓恨这些伪装的假面具，希望看到这些人的真实面目。但是那些人权力太大，老百姓岂能奈何得了？于是我帮助老百姓扯下这些人伪装的面具，把这些人的阴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简直成了“刽子手”，不是作家了。

这部长篇如果在当时完稿后就出版，也许我不会写这样一个前言。事隔3年多，腐败愈演愈烈，我后几部长篇都已相继出版了，处女作反而最后问世，这3年来我又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已经跨入了21世纪，人类又把腐败这个沉重的包袱背到21世纪，积重难返。反腐败已成为13亿人民的共同心声，作家就会继续拿起笔，占领反腐败这个山头，批判现实中的黑暗。但是作家的力量是有限的，充其量只是站在人民群众前面大声喊的人，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广大读者，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反腐败生力军。

在此书付梓之前，正是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结束之际。“两会”期间反腐败成为代表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国务院总理朱镕基3月7日对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说：“对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处理一定要严啊，一定要严啊，否则就会失去老百姓的支持。”中央监察部长何勇说：“反腐是一场持久战……”这说明党中央对反腐败的决心。

大 木

二〇〇一年三月三十日于南京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八日改于南京



近年来,夜间常常晃晃悠悠,梦幻尘世,似梦非梦,似实非实,有些似乎已成故事雏形。以至多次决意将其编述成册,然屡屡动笔,都被烦事困扰,近日,立志排除干扰,放弃假日,将其记录成文。在此申明,所记文字并非实指,万不可对号入座。

读者定以为我在胡编乱造,不想看这乱七八糟的东西,盼望马上能看到由色生情,传情入色,当代绝妙的情色小说。请君慢慢读来,茶余饭饱之时,醉余睡醒之刻,或避事消愁之际,不妨翻翻一玩。

古都——石凸城坐落在紫华山麓,滚滚江水之阴,风景秀丽,气候怡人。本文故事从古城一个小小的茶馆开始。石凸城的

环城河畔有一条石城巷，这条小巷从古至今经历过多少次的变化，却始终保留着原有形状，在石城巷的尽头拐弯处有一个小茶馆。说来也奇怪，这小茶馆代代相传，主人不知传了多少代，虽然岁月变迁，街道拓宽，但房子位置并没有多大改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城里人都千方百计利用门面房赚大钱，可这里的主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开着自己的茶馆。

茶馆叫“茗悦”，悬挂在门上方的是一块约三尺长、一尺多宽的绛紫色木匾。“茗悦”二字为行书体，雕刻得十分精细讲究，字为墨绿色。据主人透露，此匾乃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经过石凸城，在此歇脚，为茶馆留下的御笔。因此不少考古或收藏者曾出高价要买走此匾，但主人始终不为所动。

茶馆坐北向南，门上方那块牌子罩在偌大的玻璃框内，整个牌子被彩色的霓虹灯衬托得光彩夺目。

茶馆约60平方米，室内装饰普通，白色墙壁，磨石子地面。左面墙上挂着两幅书法条幅，一幅是清代名士张廷济所书“拣茶为款同心友，筑室因藏善本书”，另一幅是白居易诗句：“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

靠条幅一边排着4张八仙桌，桌子酱褐色，磨得光滑而明亮，显然是前代留下的古物。除了里面一张桌子周围的4张太师椅外，其余都是现代的方凳子。右侧靠墙放着5张小圆桌，每张桌旁有4张方凳子。后门通向小院子，旁边一间小平房，是专门用来烧水的地方。侍事通是茶馆的常客，靠角落里的那张太师椅几乎是他固定的座位。

解放前，城市里这样的茶馆很多，可近年来，已经很少。大概是因为人们没有时间去无事品茶，而热衷于卡拉OK、歌舞厅、夜总会什么的；或是因为茶馆本小利微，没有什么钱赚的缘故。

“茗悦”茶馆的老板50来岁，叫陈大福，茶客都称他大佛。大

福老实忠厚，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微胖。陈大福老婆比他小 10 多岁，名叫乐山章。三十五六岁，修眉朗目，颜色如玉，一双秋波，像两汪明澈的深潭；四肢纤秀，体态窈窕，无限婀娜旖旎，人称昭君再现。他现在在晚报社当会计。不知是因为乐山章的艳丽还是什么原因，引出不少风流艳事。

来茶馆喝茶的茶客大都是周围的中老年人，久而久之，相互都已成了熟人。他们有的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谈天说地，神侃胡聊，往事余韵，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居民中奇闻怪事。长此以往，趣闻也就越来越多。

曾有人要租用大福这门面房搞餐厅，每个月租价三千元。可大福说钱再多，他也不能丢掉这祖传家业，这是他陈家的好风水。

一日茶客们又在天南海北地胡诌八咧，云山雾罩地神侃时，一位 60 多岁的老头兴冲冲地走进茶馆，坐到那张太师椅上，笑着说：“各位有什么新闻？”

其实每当此时，人们都知道他必有新闻要传。大福笑嘻嘻地为他冲上一杯绿茶，随口说道：“您老又有什么新闻，说给大家乐一乐！”

“昨天的《法制报》登了一篇民谣，真叫有趣。”老头呷了一口滚烫的茶说。

周围的茶客都把目光投过来，他越发神气了，清了清喉咙说：“最有趣的是把人分成十类：

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三等公民搞租赁，汽车洋房带小姘；四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五等公民手术刀，割开肚皮要红包；六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也来钱；七等公民搞宣传，隔三岔五解解馋；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赚钱；九等公民是教员，鱿鱼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

话音未落，众人都喧哗起来了，有人大声嚷着叫老头再说一

遍，可是老头怎么也不肯再说了。这时有人问：“喂！你算哪等公民？”

老头笑了笑说：“这编的人忘了我，没有把我编进去，所以我给自己划归第十一类。”

“你倒有意思，十一类是什么？”

“十一类公民知足乐，安分守己过日月。”

这时旁边一 50 岁上下的中年男子插嘴说：“你那是老版本了，我这里还有新版呢！”众人齐声道：“说来听听。”于是，这中年男子说道：

“一等人是官倒，出了事有人保，实在不行往外跑；二等人是公仆，游山玩水享清福；三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等人干租赁，坑蒙拐骗带小姘；五等人是老板，买空卖空成大款；六等人是路霸，缺钱花了把车卡；七等人是律师，发财全靠打官司；八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九等人是明星，挣的票子数不清；十等人是演员，扭扭屁股也赚钱；十一等人是工商，罚了款子兜里装；十二等人手术刀，割开肚子要红包；十三等人方向盘，上班下班都挣钱；十四等人搞个体，挣多挣少归自己；十五等人是宣传，隔三岔五能解馋；十六等人是画家，画完螃蟹画大虾；十七等人是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十八等人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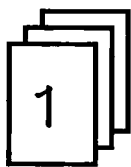
顿时有人叫绝，有人大笑。

陈大福忙着又给老头和这中年人添水，并叫老头再说一遍。可是有人大声吵着叫他们再说一个新的。老头笑笑说：“再说一个。这个说了就不说了，留着以后再说。”

于是老头又说：

“中央政府响亮晴天，省政府里也是青天，县市政府乌云遮天，乡村政府无法无天。”

于是茗悦茶馆热闹非常，莫看这小小的茶馆，只要在这大都市里发生一点小小的趣闻，很快就会从这里不胫而走。



一日，乐山章正在报社门前和两个男人逗趣，一个年近 40 的男人站在一旁看了好一会。目光始终盯着乐山章，他为这女人的姿色而动心，但始终没有看清女人的整个面部。当乐山章发现一个陌生的男人呆呆地注视着她时，转身对着这男人正想发火，突然心里一亮，眼前这个身材魁伟、气质非凡的男子，那双深邃明亮的眼睛刹那间使她的心怦然一动。她仔细地打量一

番，突然头脑一闪，不由脱口而出：“你是不是秦少健？”

男人正被这女人看得有些尴尬时，女人这一提醒，唤醒了头脑中的记忆细胞。

“是啊！你是……”

“我是乐山章！”

“哎呀！真是太巧了，都十好几年了，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你呢！你在这儿工作？”

“是啊！小报社。你呢？看样子你一定发大财了！”

“哪里，瞎混。”

“走，上楼到我办公室吹吹！”乐山章说着拉一把秦少健。

4人上了三楼，乐山章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房间不大，摆着4张办公桌，桌子上堆满了报纸，显得很零乱。乐山章让秦少健坐到自己的椅子上，随后拿过自己的茶杯，一边倒水一边说：“就喝我的杯子吧！我没病，老同学，我不能用招待外面人的公用杯子给你喝水，你不见怪吧！”

秦少健接过杯子，头脑里浮现出乐山章少女时代的身影。那是高中时代，俊俏秀丽的乐山章正像一朵鲜艳的玫瑰花，两道弯弯的柳叶吊梢眉，苗条美丽的身姿，粉面含春的肌肤，虽怒而似笑的面容，足能使任何一个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那时的秦少健还是一个少年，虽没有长成一个成熟的男子，但也时常留心这位天姿国色的少女。高中毕业后他们各奔东西。此刻秦少健内心猜想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不知被什么人抢走了？他看看当年的同学如今已有三十五六，依然是那样的光彩照人，内心一种好不自在的感觉油然而起。他也不明白自己这种醋意从何而来。

乐山章拉过一张木椅，坐到秦少健的对面，睁大眼睛看着他，一点男女之间的拘束也没有，笑着说：“说说这些年你混得怎么样了？”

秦少健喝了一口水，微微一笑说：“这么多年，真是一言难尽啊！”

“怎么，还有不少苦衷？”乐山章漫不经心地说。

“你还是急性子。”秦少健不紧不慢地说，“简单地说吧！高中

毕业考上了大专，学了个财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乡财政所工作，后来好不容易调到县财政局。”

“你倒是蛮有本事的嘛！谁帮的忙？”乐山章吃惊地问。

秦少健喝了口水，犹豫了一会。没等秦少健说话，乐山章又说：“怎么还保密？”

秦少健笑了笑，看着乐山章那天真的样子说：“当时县委组织部有一位副部长，叫冉一宁，是他帮的忙。”

“你还真有办法，关系网拉得不错嘛！送了多少礼？”乐山章问。

“你还真的看错了人，人家连一支烟都没抽。这人真的很不错。有的县里组织部不要说部长，就连科长，架子都大得很。而冉一宁平易近人，群众关系也好，又有才华。大概是因为这些原因，去年调省里来了，现在是处长。”秦少健深深地吸了两口烟，看着乐山章那双水灵灵的眼睛。

“真的？”乐山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讶地问。

秦少健认真地点点头，接着说：“什么时候让你见见他。好，再接着说我。去年我和市里一个朋友在这个大都市搞了个房地产开发公司。”正说着秦少健包里发出嘀嘀的响声，他打开皮包，取出大哥大，放在耳边，“喂，哪位？噢，好的。我在朋友这里……我知道了，好，再见！”

“你真像个大老板，我说你发了吧！”乐山章端起茶杯，毫不在意地喝了两口水说，“你夫人呢？”

“还在县里当小学教师。别人看我蛮潇洒，其实也不是个滋味，唉！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呵！”秦少健说，“对了，我到你们这里来，是想为公司联系做房地产广告的。”

“那太方便了，老同学，现在房地产正热门，你还真有办法，发了可别忘了老同学哟！”乐山章说。

“我们现在正建一幢商住楼，三楼以下为商业用房，早已售完，四层以上为住宅，目前售出还不多。我就是为此来联系做广告的，我们的原则是要比同等住宅房每平方米便宜 100 元。搞房地产，千万不能把房价抬得太高，房子积压在手里。”秦少健兴奋地说。

“那你们的心还不算太黑，现在有不少搞房地产的，实际上是在胡炒，人为地把房价炒得这么高，甚至有些人还在空炒，良心让狗吃了！”乐山章半开玩笑地说。

“嗯，该说说你啦！”秦少健打断她的话说。

“我没有什么说的，这不，你都见到了！”乐山章情绪突然有些低沉，她镇静一下说。

“今天不说这个，以后慢慢告诉你。”乐山章情绪越发显得低落。秦少健感到其中必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追问了。马上改口说：“怎么样，今晚我请客，愿意赏光吗？”

“你到我这里来，理应我请你！”乐山章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说。

“还是我请你，哪有女士请男士的。”秦少健爽朗地笑着站起来说。

他们走到大门口，秦少健转过身说：“我把冉一宁也约来！让你认识一下，说不定哪天还会有事求他呢？”

“改日吧！我们俩老同学初次见面，这种场合把人家约来，大家都会尴尬！”乐山章看着秦少健，虽然像是征求他意见，又怕不妥当，补充道：“这样的人一定要认识，现在这个社会，没有熟人，简直什么事都难办！”

“好吧！那以后再说。”

吃完晚饭，他们沿着马路，漫步在大街上。

“我送你回去吧！”秦少健停住脚步说。

